

自由诗

是命定，
却只想逃避。
想绕开，
却偏偏遇上。

回回苏 著
一支竹笛，一生情缘。



一个把汉字演绎得出神入化的
奇异回族女子

继「宫奴」后

超越自我，超越言情的
华美之作

藤萍端木摇

寂月皎皎说：

「看古言，
不能不读回回苏！」

从油诗

回回苏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回回苏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笛诱/回回苏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1
ISBN 978-7-5470-0486-9

I.笛… II.回…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6000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5mm×230mm
字 数:370千字
印 张:20
出版时间:2010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宁
装帧设计:姚姚
书 号:ISBN 978-7-5470-0486-9
定 价:25.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 真:024-23284448
E-mail: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莲初开月梵	001
第二章	满楼红袖招	007
第三章	绿蚁新醅酒	013
第四章	寸寸销魂地	018
第五章	春风不相识	023
第六章	情不知所起	027
第七章	小楼当此夜	031
第八章	此身已轻许	037
第九章	觉来惆怅消魂误	042
第十章	忍看落花双泪堕	048
第十一章	故穿庭树作飞花	054
第十二章	肠断月明红豆蔻	060
第十三章	为谁沉醉为谁醒	066
第十四章	满城明月曾同载	071
第十五章	乱生春色谁为主	076
第十六章	隔江吹笛月明中	081
第十七章	一春花事今宵了	088
第十八章	也似秦楼一梦中	094
第十九章	落梅横笛已三更	099

第二十章	碧天如水夜云轻	103
第二十一章	骨清年少眼如冰	108
第二十二章	菱花半壁香尘污	113
第二十三章	一庭春色恼人来	118
第二十四章	似依憔悴更谁知	123
第二十五章	破家破国为何人	128
第二十六章	独自闲行独自吟	134
第二十七章	任是无情也动人	139
第二十八章	碧天如水月如眉	144
第二十九章	持酒劝云云且住	148
第三十章	门掩杨花一夜风	153
第三十一章	水殿风来暗香满	158
第三十二章	他日相逢花月底	163
第三十三章	素袍白简风凉极	168
第三十四章	月华激映是空舟	173
第三十五章	一汀烟雨杏花寒	179
第三十六章	梦里曾经与画眉	185
第三十七章	雨落月明两不知	191
第三十八章	枕上片时春梦中	196
第三十九章	忍剪凌云一寸心	201

CONTENTS

第四十章	劝君莫作独醒人	206
第四十一章	落花中酒寂寞天	211
第四十二章	绣巾柔腻染香罗	217
第四十三章	闲花深院听莺啼	222
第四十四章	京洛风流绝代人	228
第四十五章	合欢枝上香房翠	234
第四十六章	更深欲诉蛾眉敛	240
第四十七章	红楼隔雨相望冷	246
第四十八章	夜卷牙旗千帐雪	252
第四十九章	联翩万马来无数	258
第五十章	九万里风鹏正举	263
第五十一章	风月无情人暗换	268
第五十二章	几生香火旧因缘	275
第五十三章	月移花影约重来	281
第五十四章	万里随君一寸肠	286
第五十五章	玉骨冰肌未肯枯	292
第五十六章	带罗羞指同心结	297
第五十七章	负你残春泪几行	303
尾声		311
后记		316

“莲初——”

丝绸古道，漫漫黄沙，虽然人流车马熙熙攘攘，人们全都欣欣然奔向前方，然长短之亭依然写满了送别的依依之情。

行色匆匆、披满行尘的人从车队中，有一个骑马独行的白衣少年格外引人注目。

他个子不高，身量似乎尚未完全放开，长长的一袭丝袍，将身子包裹得娇小玲珑。腰间丝绦带子上斜插一支竹笛，紫竹为骨，白玉为神，一条红色的缨络从竹笛一端纤直垂下，随风摇曳在大漠黄沙之间，鲜丽的颜色十分醒目。

少年凝脂一般的脸颊上，却似乎微微挂着一丝清愁。他与来来往往的行商之人结队而行的样子不同，这个少年只是孤身一人行于路上。虽然似乎急着一径赶路，但是也着实受不得这大漠间烈日的烘烤，终于不得不停下身形，带住马缰拐入路边的长亭，微微歇脚。

就在白衣少年刚刚拐入长亭之时，从他所来的方向急急奔来两匹神骏。

马上，两个年轻的男子，一穿鹅黄直裾长衫，一着紧腰艳紫胡袍，他们绝色的姿容引得路上商旅们纷纷侧目。

当他们的马匹经过长亭之时，那个身着艳紫胡袍的男子似乎不经意地向长亭中瞥了一下眼光，随即用马鞭拦住了身旁的黄衫男子，他轻轻说：“他在长亭。”

黄衫男子急忙拢住马头，提住缰绳向长亭中望去——宛如尘沙之中的一颗明珠，白衣少年的身影立刻跃入黄衫男子的视野中。

黄衫男子不易察觉地微微舒了口气，面上拢上一朵微笑。他翻身下马，朝向长亭，轻唤一声：“莲初！”

那个被唤作“莲初”的少年，愣怔着回眸。一见长亭之外的来人，他神色间似乎闪过一丝脆弱，那宛如星子般璀璨的眸子里，微微漾起一片迷蒙水雾。

莲初连忙迎上前去：“霁月哥哥，你怎么来了？”说着，莲初又不得不抬眼望了一眼霁月身后，那个身着艳紫胡袍的男子，他看了会儿后连忙收回了目光，

仿佛极是不想见到那人。

那身穿艳紫胡袍的男子，也是表情微微僵硬着撇开脸颊，更是从始至终没有下马，只是坐在马上俯瞰面前的少年。

霁月望住莲初，他轻轻叹息：“莲初，真的决定了要去吗？”

莲初郑重点头，从腰间的丝绦中拽出那根竹笛，樱桃儿一般的红唇微微撅起：“是！凭什么这一支笛子就要定了我的终身？我才不要！我去把这笛子还了给他，从此绝了娘的叨念！”

霁月微微皱眉：“莲初，你这样，会伤了娘的心……”

莲初一双黑如点墨的眸子里，迷蒙的水雾又是一荡：“可是，如果不这样，我却又会伤心……我无法接受自己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便已经有一段姻缘在等着我……我不要这样，我不要当上一辈人的棋子！就算那人再出色，我也不要！”

“莲初……”霁月无奈又心疼地望住莲初，“你的心情，哥哥理解，但是却不放心你就这么一个人从高昌东去大辽。要不，哥哥派些人跟着你一起去，好吗？”

莲初郑重摇头：“哥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不想牵扯到回鹘与大辽国之间的关系！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不会出问题的。”

霁月又是微微皱眉：“莲初，可是你的身份……”

莲初静静一笑，他原地转了个圈儿，眸子晶然闪亮：“哥哥，你看我此时还有什么身份上的担心吗？”

霁月望着眼前这个俊逸的少年，他微微地笑：“果然翩翩少年郎！”霁月又看了看周围的商旅行人，欲言又止，“可是你行止……”

莲初又笑：“哥哥，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从事，这个世界上有‘单间’的啦，放心啦，放心啦……”

终于送走了霁月哥哥，莲初站在长亭上遥望着越来越远的征尘，心下仿如青涩的果子倏然迸裂。之前所有的坚强全都不见，之前全部的笑容瞬间枯萎。

他远没有说起来那般洒脱，他其实对未来的路充满了迷茫。

那个远在大辽国的人，那个除了一支竹笛之外再无其他信物的人，那个除了母亲的描述之外全无其他印象的人——他究竟在哪里？究竟长成什么样子了？如何去对他说清这一切，如何能让他也同意自己的主张？

尤其——此去关山重重，道路迢迢，横穿大漠，直入草原……这是一条自己从未走过的遥远路途，等着自己的将是全然迥异于西域高昌的风土民情。

他怎么可能不点点担心，微微彷徨？

正思忖间，又是一串急促的马蹄声从霁月他们消失的方向重又卷来。

莲初一愣，抬头望去，只见得漫天黄沙，遮天蔽日，宛如天地之间横着拉起

的一条巨大的纱幕，无边无际，氤氲缭绕。

天地黄尘之间，突地跃出一匹白色的神骏，马上的艳紫身影，伏低身子，飞马而来。

随着神骏一声长嘶，马蹄戛然停止在了长亭之前。

莲初的颊突地一红，他下意识地撇开僵硬着的脸，身子杵在长亭门口，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马上之人，更是别扭，分明就是直奔莲初而来，却挺直着自己的身子望向前方，刻意不去望那站在长亭边的白衣少年。

这紫袍的男子，分明就是刚刚陪同霁月来过的那一位。

两个人之间僵持了片刻，引来了长亭中过往商队行人的注目。

莲初的脸颊又是一红，横着瞥了那紫袍男子一眼，见他双眼目视前方，更是没有下马或者说话的意思。

莲初一甩头，他牵过自己的马，跺了跺脚决定闪身离开！就在莲初跨上马来，一带缰绳即将奔驰之时，那紫袍的男子忽然极轻地开口，仿似说给风听，又仿似是说给他自己听：“别去大辽了……”

莲初颊上红晕又深了一层，他也是目视前方，对着风说：“不要你管！”

那紫袍的男子微微叹息，又是轻轻地说：“他已经不在大辽了，他去了大宋的汴京……而且，据说他竟然在汴京经营着勾栏院的生意……”

莲初带动马缰，急急向前，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我不是去找他，只是要把笛子还给他。还了，就回来。”

话音未落，白色的身影已经穿入前方的烟尘，转瞬已然模糊于视野。

紫袍的男子定定地凝望着那如玉的背影，眼光随之被拉得悠长，悠长……

大宋，东京汴京。

日暮时分，莲初方赶到汴京。望着这座大宋的都城，他不由微微愣怔。

与大辽都城上京相仿，汴京城也是四方形建筑，分外城、里城与宫城三重。但是整个汴京城的气魄和城市建设的规制却又比大辽上京壮阔了许多。

尤其是此时，夜色降临，灯影初上，这般时辰在任何的城市里都会逐渐开始了宵禁——城门关闭，城市幽暗，居民各回自家，坊市店铺纷纷关张。可是在大宋的汴京，不但没有任何宵禁的迹象，守卫城门的官兵更是闲适地守在城门前，完全没有即将关闭城门的意思……

莲初扯住马缰，从汴京城北方的四城门之一的陈桥门悠游入城，所见之景更是令他惊诧。只见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夜色之中各家店铺非但没有关下闸板、收

拾旗风，反倒是高挑灯笼，大敞门窗，广迎客来。

莲初不由勒住马缰细细望去，但见店铺之内货品琳琅，饮食、时新花果、鱼虾蟹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鞋帽等东西各色俱全，奇货随处可见。大宋的富庶与丰饶，由此可见一斑。

打马夜游，踏入阑珊灯火，再向东华门的方向走去，汴京城内的繁华，更呈现出一派殷红温软之势。但见酒楼林立，茶肆并排，说书艺人云集于瓦肆，香歌艳舞流泻于勾栏，真个是春风十里，软玉红尘。

莲初心里微微咯噔了一下，知道自己要找的地方已经不远了。他甩蹬离鞍跳下马来，身姿俊逸，白衣如莲，不由吸引来不少女子的注目，此时许多斜倚在楼台之上的勾栏女子，纷纷扬起殷红的绢帕，殷切招呼——

“嘿，那位俊秀的小爷，今儿晚上到翠香楼来吧……”

“小爷，到倚香苑来吧！”

“到怡红坊来吧……”

莲初微微仰头，望了望街道两边高高挑起的花楼，触目所及皆是飞檐纤翘，画栋雕梁，极尽柔美，费尽繁华。那些勾栏女子个个发髻微坠，衣衫半掩，红帕高扬，香气缤纷。

望着满楼的环肥燕瘦，听着满耳的莺莺燕燕，莲初不觉喜悦，只是微微蹙起两道眉，垂下头，颊边隐红。

一见这风姿如玉的小爷不但不为所动，而且还有牵着马作势逃去的模样，各个花楼上的姑娘都有点遗憾，有的索性从楼上冲下来，拦住莲初的去路——

“哎哟！我说小爷，这么害羞啊……难不成还是个雏儿？今儿来我们东城，就是为了破了这个身子吧？哎哟，好说好说，我们楼上的姑娘个个温柔体贴，小爷你随便选，选上谁了，我还得让她给小爷你封一封红包呢，保准伺候得小爷你呀，舒舒服服，全然忘了第一次的青涩……”

莲初的面上，红晕更甚，张开口时已经微微有了些结巴：“不，不是的……我是来，来找人的……”

那女子媚眼儿一抛：“找人？哎哟，原来小爷你是有旧相好啊……早说嘛，是谁家的姑娘啊？”

莲初的结巴更严重了：“不不不，不是的！我是来找陆玉宸的！”

“小爷是来找陆玉宸的？”那女子又是上一眼下一眼地瞄了瞄莲初，她微微一笑，“怪不得这些姑娘、相公都入不了小爷你的法眼，原来小爷是来找玉郎的啊？”

“玉郎？！”莲初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噎住！

那女子倒也识趣，听说对方是来找的人，并未纠缠，反倒是细心地指点了去

路：“要找玉郎，就一定要去阆仙苑。不过虽然那里也是买笑的地方，却不是单单有钱便进得去的，也要看玉郎他是否跟你有这份眼缘。小红姐姐我只能在这里预祝小爷你一切顺意了，如果阆仙苑给小爷你吃了闭门羹，别忘了来怡红坊找小红姐姐我啊，小红姐姐会好好伺候你的……”

莲初被小红的热情弄得面红耳赤，来不及多说什么，他牵着马转身朝向小红所指的阆仙苑方向，急匆匆而去，状若逃命……

一到阆仙苑门前，莲初便愣住了。

这是一所迥然于之前座座花楼样式的幽静院落，白色的院墙，圆润的拱门，白色的房舍楼台，白色的轻纱漫卷。

说幽静，便是这满眼的白色造成的感觉。其实，这里除了白色的亭台院落之外，游荡于空气中的氛围，就远远不是幽静可比拟了。

虽然，这里没有花楼之上的姑娘们迎风展红袖的热闹与嘈杂，但是院落之中不时传出的丝竹之音、朗笑之语，院落之外不时停下一辆辆漆彩的马车，都足以证明这里生意的红火。

夜未央，人初上，满园笙歌，亭榭舞低。

莲初愣怔地站在阆仙苑门前，望着上门的宾客均出示的请帖或者名刺，竟一时间不知如何才能走进这道门。本以为此来，只需要大步流星地闯入陆玉宸的勾栏院，将竹笛大喇喇地掷回到他的怀中，便可转身离去，从此无笛一身轻了呢。

如今方知，一切的一切远非他想得那般简单。单单想要入这道门已经不易，看来将笛子掷还给他，必然也将是一件并非轻巧的事情啊……

“绶思？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不进去？”莲初正愣怔间，忽地身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嗓音，却给他安上一个陌生的名字。

莲初惊诧着回身，果然见这夜色之中、银白的月光之下，一缕亮紫的光芒一闪，一个熟悉的身影，踏破月光，迤迤而来。

莲初惊讶得几乎叫喊出来，却被那宛若闪过一串紫色流光的眸子静静阻止，莲初只能呆呆地望着那亮紫的身影，心下闪过清澈的问号。

银白月光下的紫衣男子，分明就是莲初之前曾见的那位。只是不知他怎么会突然来到了大宋的汴京，而且竟然就与莲初“偶遇”在陆玉宸的阆仙苑门前。

一见到那紫衣的男子，阆仙苑门口的看门人连忙远远地招呼，神色之间满是殷勤和热络：“哎哟，静云少爷，您可算来了，小的们可是在门口恭候多时了！”

莲初又是讶然一愣，浑然不知那紫衣的男子何时多了个“静云”的名字……

被称作静云的紫衣男子朝着看门人微微一笑，作势要从袍袖间去寻那拜帖抑

或名刺，却被那几个看门人连忙拦住：“静云少爷，您我们还能不认识吗？清莲雅榭中的饮宴这便开始了，您快进去吧！”

静云淡淡一笑，轻轻握住莲初的手，坚定不容拒绝地带着莲初走上前来，微笑着向看门人介绍：“这是绾思少爷，是我的……我的……呵呵……”

静云语焉不详的介绍，反倒引得看门人一阵了然的微笑，似乎这般男子暧昧地挽手而行，正是这天下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但不奇怪，反倒只有这样才更是适合阆仙苑的客人。

看门人就势向莲初一揖，嘴上很是恭敬地问候：“绾思少爷，您请……”

没想到，他们便这样登堂入室。

月色，从一道道的拱门间筛出明昧的间隔，莲初被静云握着手，懵懵懂懂地穿越月色而行。

他们来到两道拱门之间的幽深地带，莲初慌乱地甩脱了静云的手，将自己的手握在胸前，他鼻尖上沁出微微的汗粒：“乌云特勒，你怎么会来到这里？难道，你在跟踪我吗？你怎么又会变成了什么静云少爷？”

乌云特勒艳紫的袍子，纵然在无光的幽暗地带，依然漾出一片潋滟的光。一串紫色的光芒在他眸底氤氲流淌：“怎么？这大宋的汴京只允许你这高昌回鹘的贵人来得，就不许我这平民百姓来得吗？我为什么要跟着你，难道你是我文定的妻子，我非要千里追踪逃妻不成吗？至于我的名字……既然身在中原汉地，自然要入乡随俗，取一个汉人的名字，这总不为过吧。”

一番回答，滴水不漏。又恰到好处地揶揄了莲初，让莲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莲初一跺脚：“好吧好吧，你有你的理由，我也该谢谢你帮我进来。好了，从现在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就当谁也不认识谁。我归还了笛子就走，你别跟着我啊！”

静云悄然一笑，紫色的流光从他眸底缓缓飞出：“好啊，不过莲初你要记得，你此时的名字叫做绾思。今夜的宴请名单中可没有莲初这个名字，你可千万别说走了嘴啊。”

莲初斜斜瞥了静云一眼，便拔脚向前走去。

静云站在无光的幽深之处，闪着紫光的眼眸静静地目送着莲初的背影，看着他穿行在银白的月光里，纯白的衣袂飘飞如瓣瓣清莲，轻旋曼舞。

静云静静地笑了，那一抹仿似也散发着紫色光华的笑，在无光的幽深中，显得格外华丽而媚惑。

莲初循着笙歌笑声向前走去，穿过几重拱门，终于停步在了一处花园里。莲初环顾四周，不禁微微地愣怔。

院落之中，处处亭台楼榭，每一处都极尽小巧雅致。画楼高起，飞廊横跨，纱幔轻卷，珠帘叮咚。

莲初触目所及，全都迥异于自小见惯了的高昌回鹘的景致。即便是父王亲自为母亲修造的按照中原江南规制的别院，比起此处所见，依然显得粗糙了许多。

夜色微光之中，银白月光之下，院落中的亭台楼阁宛若铺展开一轴水墨的画卷，浓淡得宜，错落合度，高高低低掩映在月色星光之下，淡抹浓妆，倩影初绽。

莲初的心不由得微微一痴。

正思忖间，莲初忽听得院落中央的水榭之中，传来清越的吟唱之声。并无丝竹相伴，却韵律清雅，铿锵有致。莲初侧耳细听，分明似是有人执竹箸轻击瓷碟，用以伴奏。

清风徐来，池莲为开，串串清越的嗓音伴着点点飘动的飞花，越过水面，朝向莲初，轻轻飘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人间果然有嗓音曼妙一如琴音者？

莲初抬眸，遥遥望向水面中央那清雅宛若巨大白莲的水榭，寻找着这声音的来源。

微风徐徐，白纱轻飞，瓣瓣红莲横卧水中，仿佛都只为了衬托那独坐于水榭

中央的白衣男子。

他在笑，幽深的眸子宁如黑夜，清雅的笑容宛若清莲绽放。一头长发披散在他白衣的肩头，只用一根白玉簪在头顶松松一绾。

他整个人几乎是斜卧在白色的矮榻之上，身边无数俊美少年簇拥，红裙的舞女鱼贯穿梭，缤纷的酒液在他的颊边映满琥珀色的流光……

他放肆地横卧而笑，抬起脸颊，轻含一颗俊美少年递过来的葡萄，双眸光彩流动。原来是他手执竹箸，轻击瓷碟，侃侃而歌……

莲初宛遭雷击，呆立当场。

全然无法想象，这世间还会有如此妩媚的男子，明明一袭白衣清雅若莲，偏偏又将这世间最为纯净的白色穿出了妖娆的缤纷之感！

身后，忽地传来几声击掌，那让莲初熟悉的嗓音再一次穿过夜色，轻轻响彻耳畔：“哈哈，玉郎，真是好品位，好情怀。想不到曹公当年一首豪迈的《短歌行》竟然能够被玉郎吟出了风月况味，更是作为今夜的压轴大唱。纵观世间，恐怕也只有玉郎能够做到这般地步吧！”

莲初的心重重跌落！

玉郎！原来这水榭之中，媚惑众生的男子，竟然会是自己踏遍千山万水苦苦找寻的人——陆玉宸？！

悠悠风起，瓣瓣莲落，当水榭之中的白衣男子向莲初和静云所立的方向抬眸望来时，莲初霎时觉得仿佛这一池的清莲均已无色，仿佛这漫天星月都已经淡去——恰一缕如水凝眸，春风吹不散眉弯……

莲初愣住了，只觉得飞花清月一般的目光静静在自己身周流淌萦绕，恍若溪流缠绵，犹如轻纱漫卷……

“静云……此时方来吗？怎么今日耽搁了许久，害得多少郎君念叨着你的名啊……”本是清朗的嗓音，却不知怎地，竟然扰起莲初心下阵阵酥麻感觉。

尚不等静云回答，那清越的眸光竟然又兜回到了莲初的身上。莲初几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抹清朗的眼神投射在自己身上……

明明隔着一池清莲，明明遥远得几乎看不清晰，可是那目光携来的重重压迫感，直击在莲初的胸口，压得莲初微有窒息之感。

“难道……静云你为的便是这位少年郎吗？他叫做——绾思，对吗？”清越的嗓音如水流淌，绕着莲初的身子，兜兜转转。

身后的静云朗然一笑：“玉郎，果然好眼力。我此番可不就是为了他嘛，久候不至，泪满青衫啊……”静云竟然还借势扯住了莲初的衣袖，他纤长的手指慢

慢滑入，坚定地缠绕入莲初的指间。

又有微风，丝丝拂来，吹起水榭之上低垂的纱幔，缭乱了莲初的视线。

玉宸的嗓音，隔着池莲轻轻传来：“静云，还不带着你的绾思上水榭来吗？我都要好奇死了，究竟是何样的少年能够惹得静云你心神不宁地守候在门外呢？”

话音刚落，便有一艘小舟，系着柔曼的白纱，从水榭方向，穿过满池娇莲，姗姗而来。

好一个兰舟轻渡，好一派风雅闲情！

莲初不禁又是心神一荡，他被静云抓住了机会，轻轻拥住身子，跃上兰舟……

楫声拨水，浪浮兰舟，莲初满面绯红着从静云怀中跳脱，闪亮的眸子映满星月，狠狠却又羞涩地瞪了静云一眼，惹起静云快意的大笑。

笑声犹未歇，兰舟已入池莲深处，笙歌袅袅的水榭便也到了。

不顾莲初的暗暗抗拒，静云一径缠住莲初的指间，将莲初扶上水榭。

上了水榭，环顾四周，莲初便愣了……

人间绝色、妖娆粉黛，仿佛都集中于此，让莲初一时间只觉满眼流光，一派风情激滟。

初时从外面看来，水榭中所坐之人该都是俊美的少年。此时方知，原来不仅仅是俊美的少年，更有了男装的女子，举止洒脱，不拘细节。

一众少年粉黛们，和着悠扬的笙歌，杯中美酒，面若桃花，腻脂细骨与丝滑绸袍之间，尽情缠绵。

莲初不禁面热心跳，不敢再看向那些出入于丝袍之间的纤手，不敢再细听压抑在丝竹之后的低低娇吟，只一径低下头，望住自己的脚尖，任凭着静云将自己引向那媚惑众生的白衣男子。

方始立定脚步，玉宸别具慵懒与清越的嗓音便已经柔柔传来：“绾思？为何这么晚才来？你早应该是我这里的贵客，怎会因缘迟来，让我今天才能第一次见着你？”

尚不等莲初回过神来，自己的手已被握入一片温软丝滑之中，莲初不由惊跳，望住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媚惑容颜，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一只手尚在静云掌心，另一只手却已经陷入玉宸的指间。莲初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堕入一团迷雾，氤氲缠绕着，萦回妖娆……

莲初张开嘴巴，想要说些什么，却几乎整个心神都已被面前妖娆的男子摄去，只能无声地张合着唇瓣，却一无所言。

“嘘……不用说了，你想说的我都懂……”玉宸忽地将莲初的手指竖起，贴

在他的唇边，做出噤声的动作。

莲初心下颤成了一团，并不在意他是否真的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而是，而是——他的手指被贴在他的唇边，整个动作就仿佛是他用唇吮吻着他的手指！

太——暧昧了……

一股酥麻的战栗从手指传来，直冲胸臆，透满百骸！

玉宸黑如墨玉的眸子定定笼罩在莲初的身上，柔如月光，荡如春潮，上上下下，仔仔细细……

玉宸的眸子终于停在了莲初的腰间，美如娇莲的他静静地笑了：“绾思……原来你也是爱笛之人啊？怪不得觉得你我无缘，仿佛不该是第一次相见，而是早已经认识很久很久了……”

说到了笛子，莲初如梦方醒，一下子想起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他霍地从腰间抽出了笛子，作势要扔向玉宸，却被玉宸先一步拥住了他的身子！

紧紧相贴！

虽然隔着层层布料，虽然看上去只是两个男子的拥抱，可是莲初早已经战栗得几乎无法保持身体的稳定。他手上的力道便被化于无形，想要抛掷出去的笛子恰好贴上玉宸的胸膛。

玉宸一笑，缓缓握住莲初的手，宛如静夜一般的眸子低低笼罩住莲初，媚惑的笑容宛如夜晚绽放的昙花，纵使清白，却依然妖娆：“绾思……吹笛给我听，好吗？或者，我们合作一曲，你吹笛，我为你伴舞，好吗？”

“酒来——”

还不等莲初答话，玉宸已经点手唤一旁红裙的侍女。红裙侍女迤迤而来，手中的托盘上一盏白瓷酒壶，一只白玉酒杯，另外则放了一个琉璃酒盏。

熟悉玉宸的人都知道，向来独爱白色的他，从来只用自己这一只白玉酒杯。他手腕一抖，不着痕迹地将莲初的手握住，将他从静云身旁带离。

玉宸回首朝向静云微微一笑：“静云，不介意我给你的小绾思喝上一杯酒吧？”说着，玉宸已经轻扬酒壶，将白玉酒杯与琉璃酒盏注满。静云纵然想拦，也已经晚了。

望着静云微微紧张的神色，玉宸忽地仰头大笑，纤长的手指掠起白玉酒杯，转瞬间酒杯中的酒液便已经倾入了他的口中。

玉宸猛然转头，黑如墨玉一般的眸子邪邪瞥向静云，殷红的唇角挂上妖娆的笑：“静云……你，真的是往日的那个静云吗？怎会这般紧张这个孩子，怎么会如此介意你的绾思？放心，放心，我只不过是想要与他合作一曲，并不是——想

要吃了他，哈哈……”

静云面上一赧，竟似是被说破了心事一般哑口无言。

玉宸纤长的十指倏然滑入莲初的指间，十指相扣，紧紧纠缠。玉宸将两个人交握的双手悠悠举起在静云面前：“静云，今夜的绾思，归我管辖……”说着，玉宸又回头召唤之前在他身边喂他吃葡萄的那个美貌少年：“小玺，今儿你要好好伺候静云少爷哦！”

玉宸说完，墨玉一般的眸子仿若笼起一股玄黑的雾霭，秋波横转，雾气氤氲，唇畔绽开一朵妖冶潋滟的笑，定定望住莲初：“绾思……剩下的夜晚，你要乖乖地听我的命令咯。吹一曲笛声给我听吧。今夜，我是你的主人，我的每一个指令，你都只有无条件地服从。”

莲初想出言拒绝，却被玉宸伸出指尖柔柔点住唇瓣。

莲初抬眸迷惑地望着那双几乎含有蛊惑人心的黑玉双眸，耳畔传来玉宸勾魂摄魄地轻喃：“嘘……我的小绾思，别忘了，今夜我才是你的主人……”

莲初秀眉轻扬，不甘地想要张口反驳。玉宸却想先一步说出了威胁：“绾思，难道你希望让我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吻上你的唇吗？呵呵，当然，如果你那么急着想要，那我就满足你也无妨……”

这般暧昧却又明白的威胁，成功地让莲初只好暂时放弃拒绝，他无奈地执起手中的竹笛，横至唇边。

微风拂来，满池清莲随风摇曳，更吹动竹笛一端长长流泻的大红缨络，只见得白色的水榭之间，一抹殷红轻摇曼舞。

莲初望那池莲，心中一动，微闭双眸，长长的羽睫柔柔颤动，一串清幽的笛音从竹笛中袅娜而起，随着夜风，轻轻荡漾在荷塘月色之中——

灼灼荷花瑞，
亭亭出水中。
一茎孤引绿，
双影共分红。

清莲之娉婷独立，清莲之绝世芳姿，清莲之清高孤绝，清莲之绝世成双……全都在一串笛音中冲入人们的耳鼓，一曲用笛音吟咏而成的莲诗，轻轻勾动在座人们的心弦……

玉宸横眸凝注莲初，黑眸幽深如静夜。他猛然打断莲初的笛音，扬声向水榭边缘的随从：“剑来——”

一柄细如长蛇、清光若泓的长剑，凌空飞入玉宸掌中。玉宸横瞥莲初一眼，一个飞身腾空而起，如雪衣袂顿如雪莲盛放！

波光粼粼，水榭亭亭，飘飞的白色纱幔之间朵朵绽开清泓长剑旋舞而成的剑花，朵朵清雅绝世，朵朵娉婷卓然，分明就是刚刚莲初笛音中所吹奏出的意境，此时竟然都在玉宸的剑光之下，重又复来！

笛音与长剑，一柔一刚，一静一动，彼此交缠，相互辉映，在水榭之中共振出一派荷香幽韵，引得在座之人无不如痴如狂！

莲初也不禁愣住了，望着眼前那一朵急速旋舞的白色身影，清雅若莲，澄澈如泓，白色衣袂如微风中颤颤盛放的花瓣，飘飞的发丝仿若缠绕起玄黑的梦境……

世间怎会有这般的男子？

世间怎会有将白色演绎到媚惑极致之人？

莲初浑然沉浸于那刚柔相济的剑舞之中，只知道用笛音迎合着那俊逸的身影，只知道用全力去与这绝世的剑舞相并生辉！

当笛中最后一个音符在高高的颤音中戛然而止，玉宸一个滑步，整个身子如一朵盛极妖娆的莲，静静飘落在莲初身畔……四眸相望处，笛声远去，只见得到彼此眸中恍惚的氤氲，只听得见自己胸膛间怦然的心跳！